

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52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城墙根的记忆

□南京杨清生

中华门明城墙东南角,有个周处读书台,好大一个名声。与它毗邻的石观音庙、老虎头两地,也因活在“周处除三害”的传说中,闻名遐迩。

上世纪50年代,我在边营小学读书,放学后,玩伴相约去哪儿玩,几乎都选周处台、石观音、老虎头。不为它们是城南名胜古迹,有着岁月诉说的传奇故事,玩伴看重这里还是一片荒郊,夹杂着绿油油的菜地,四处飘散着草木气息,蝴蝶飞在身边,蜻蜓盘旋头顶,鸟鸣虫叫,一派原生态的自然风光。

约定俗成,老门东的孩子们早把周处台、石观音、老虎头,还有武定门、雨花门脚下一带,都“换”了个大名字,统统叫作“城墙根”,因为全在城墙脚边。

常年住在逼仄的老街小巷里的孩子,无时不盼束缚着的手脚突然得到解放,有了机会,自然脚一滑就溜到城墙根去爬树野泳,偷桃摘花,捉鸟捉虫,自由自在地疯玩一阵。

那时,距家十分钟路程的城墙根,真的是我们小孩的一片乐土。春天,阳光和煦,姹紫嫣红的野花张开笑脸,迎来蜂飞蝶舞,也让春风赶来呼唤我们去放风筝,让美丽的幻想在蓝天白云间飞翔。夏日,太阳热辣,浓密的树荫,清凉的池塘,张开双臂、露出胸膛,等着偷偷跑来野泳的我们,倾听嬉闹的笑语被飞溅的水声传向四方。秋季,夕阳霞光,看着我们捉完蚬蚶归家,走在城墙根崎岖的土埂上,衣兜里、竹筒中,蚬蚶突然爆发出的“吱吱”叫声,会让我们霎时心潮澎湃,盼着明天的胜利……

城墙根的记忆五彩缤纷,至今我还难忘捡拾杨花萝卜的事。柳絮飘飞的时节,正是杨花萝卜上市时。天刚亮,住在城墙根的菜农,三三两两蹲在大片大片的菜地里,收获杨花萝卜,赶个早市去菜场贩卖。

杨花萝卜鸽子蛋大小,草莓红的外皮,长着几根翠绿的萝卜缨子,招人喜爱。洗净生吃,脆嫩媲美荸荠,汁多味甜;拍扁凉拌,放点作料,脆甜带点微辣,一盘下酒佳肴;如若与鲜肉、咸肉、河蚌炖汤,喝一口,那鲜美的滋味透心舒爽。我知道,老门东人家饭桌上,有碗杨花萝卜,父母大多会捏着筷头,夹两颗尝鲜,或喝口汤,啧啧称赞好吃,之后就很少再动筷去夹了,他们意在留下更多杨花萝卜,让孩子们大快朵颐。

五年级时,妈妈给我一个打过补丁的米口袋,叫我跟表哥去城墙根捡拾杨花萝卜,节省菜钱。上小学前,我住在江宁西北村外婆

家,曾在田里拾过麦穗。杨花萝卜菜地与麦田一样,也有收获时漏拔忘挖的,打捆、搬动时漏失的杨花萝卜。我和表哥低着头,沿着一畦一畦杨花萝卜地查看着、捡拾着。直到太阳偏西,大多能拾到大半米口袋杨花萝卜。

有天早上下了阵雨,地里丢弃的杨花萝卜多,我俩拾满了一米口袋。妈妈将大点的、带缨子的拣出来,码整齐放在竹篮里,洒点水,让我跟表哥去大井巷菜场贩卖。妈妈说:“卖的钱凑凑,交学费。”想到余老师每次喊我们几个同学去办公室,沉着脸轻声问:“学费什么时候交齐?”那时的我不敢抬眼看余老师,怕看到他那焦急又带着怜悯的眼神。如今,想起儿时被催交学费的情景,心里还会泛起一丝丝的疼痛。

城墙根还有个记忆,原本不想写的,不知何故,它还是流出我的笔尖。记得武定门有段城墙不高,荒草野藤覆着的土堆,贴着城墙已堆成很高很高的土坡,力气大点的小孩,抓住一把野草,拽着一根野藤,踩着凸出的城墙砖,便能登上城墙。

城墙上的路面很宽,也很平整。距城门不远处,有个长方形大坑,向下筑有十多级台阶,中段拐个弯,再下十多级台阶到坑底。大人说,这是古代的藏兵洞。我与玩伴扁头好奇心重,曾经壮着胆子,小心翼翼地走进藏兵洞。洞中光线暗淡,墙壁潮湿,没什么难闻气味。洞底宽敞平整,有个透亮的窗口,打仗时可向窗外敌人射箭、放枪。我俩各找几块砖石,垫高脚底,趴在窗口张望。看见护城河边一棵棵柳树间,有帆船在缓缓前移。还看见小孩子,腰间系着大葫芦在船尾戏水,很有意思。

这以后,我再没进过藏兵洞。有天扁头还想叫我下洞玩,没料到前方一对男女青年,牵着手抢先走入洞中。我俩不好意思跟下去,在洞旁玩起玻璃弹子。没一会,跑来两个初中生模样男孩,抓住拳头大的石块,向藏兵洞里抛去,“咕咚,咕咚……”吓人的声音没停,他俩就转身逃之夭夭。这场恶作剧,洞里传出几句骂声,也就过去了。

我长大后,当教师那一年,与姓孙的邻家漂亮女孩谈恋爱了。初恋是胆怯的、羞涩的,更怕被熟人撞见。记得,曾几次我也会抛块砖石“咕咚,咕咚……”先探个路,然后双双走下藏兵洞。老门东人有“正月十六登城墙”登高望远的习俗。我每年登上城墙远望时,总情不自禁忆起那个藏兵洞,想起那份初恋的滋味。

说。这时列车启动了,他停住了话题,两眼又目视无限蜿蜒的远方,一眨不眨,这是他的职业养成的习惯。尽管那条狭窄的隧道被限制在两条平行线之间,可他却能够在窄窄的轨道上看到无限的世界。

生活中常有一种缘,几天后我在7号线地铁大厅再次碰到那个小伙子,他夹着一本书,正走向电梯,可能是下班了。他一眼认出了我,这回我们又续上了上次未说完的话题,让我对眼前这个帅小伙有了深层的了解。

小伙子姓魏,今年25岁,毕业于一所铁路职业技术学院。干这一行有三年时间了,是在几百个对口毕业生中考进去的。挺不容易,当时只录用了八个人。刚开始工作,他觉得一切都新鲜,单位福利也不错,信心满满。但俗话说,职业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。小魏在学校有文艺天赋,爱说爱唱,有股朝气。三年干下来,他觉得自己有点暮气沉沉,特别是调到7号线后,一天说不上几句话,安排个人坐在那里,是为了预防万一出现的新情况,但这样的概率是很少很少的,因为地铁的智能系统,天天时时分分秒秒都在检测。“有一段时间我想跳槽,小年轻干无人驾驶,把身上的锐气都减掉了,心里闷得慌。但最终我还是适应下来了,下决心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。地铁的天地广阔得很,这里面有很多的知识要学,不能落伍,我还年轻着呢。”他扬了扬手中的那本书,一脸的阳光。从他的话中,我能感受到他心中憧憬的美好明天。

那以后,我常碰到小魏,他端坐在“驾驶”椅上,注视着远方,那是他心中无限美好的世界。我想起土耳其诗人贾希特·塔朗吉《火车》中的诗句:“去吧,但愿你一路平安,桥都坚固,隧道都光明。”

立夏的吃食

□高邮姚正安

窗外的“滴滴答答”声,将我从睡梦中唤醒。“下雨啦?”我惊喜地叫出声来,急急地拉开窗帘,还真的下雨了。

前天在乡下岳母处,忙着种瓜点豆的岳母,一边劳作着,一边埋怨:“雨水看不到雨,谷雨也看不到雨,你看看,菜呀瓜的,被干成什么样子了,焦头烂面的。”

这下好了,下雨了,庄稼解渴了,岳母也省得挑水浇地。是该下雨了,天太干,不独庄稼受不了,人也不舒服。春天是滋润的季节,没有了雨水,还怎么滋润呢。

妻子的手机响了,是岳母打来的。岳母说,今天立夏,让我俩早餐吃一个煮鸡蛋。我听了感觉好笑,我俩都是花甲之人,岳母还把我俩当孩子。小时候,立夏这一天的早上,妈妈会煮一个鸡蛋,她说夏季汗多,要增加营养,熬过苦夏。过生日那一天早上,妈妈也会准备一个鸡蛋,大意是希望我结结实实健康成长。如今我和妻子也是老人了,但岳母如几十年前的母亲一样,在遵守习俗中寄予希望。岳母还关照我俩,到街市上买一个西瓜,立夏这一天要吃西瓜。我以为,吃西瓜无非是提醒自己及早做好降温消暑的准备。

妻子告诉我,岳母还托隔壁开出租的师傅给我们带来了黄瓜、苋菜、蚕豆、蒜苗和螺蛳,还有鸡毛菜。我听着菜名,口水已经在嘴里打转,在心里规划着中午的菜谱,想着各种菜的制作方法。凉拌黄瓜,黄瓜不要切成片儿,而是块状用菜刀轻轻一拍,嫩黄瓜不至于无形。炒苋菜,多放些嫩蒜头,鲜美而下饭。蚕豆烧蒜苗,蒜苗要在滚油里煸一煸,要掌握火候,过火了,蒜苗与蚕豆都蔫了黄了,吃起来就少一等滋味。红辣椒炒螺蛳,这道菜做起来不复杂,但能做到恰到好处比较难,熟是基本要求,全在炒的时间掌握上,到底多长时间为宜,只可意会,难以言传。水乡人吃螺蛳不用手,更不用牙签或者针挑,只需筷子挟住,用嘴唇夹住,用力一嘬,螺蛳肉就出来了。蒸一盘香肠,烧一碗鸡毛菜豆皮汤。

立夏中午的菜列出来,凉拌黄瓜、蒸香肠、蒜苗烧蚕豆、炒苋菜、炒螺蛳、青菜豆皮汤,有荤有素,有干有湿,色彩绚丽,而且都是时令菜,吃起来能不舒服吗?

我对妻子说,中午的菜我来烧。妻子说,巴不得呢。你赶快起来,到大门口门房去取菜,出租车司机已经将菜送到了。

手提着装菜的方便袋,心里又将中午的菜过了一遍,美滋滋的。吃鱼没有取鱼乐,而烧菜的过程是享受,吃菜更是享受。我乐意烧菜,而且总有创新。

立夏是夏天的开始,中午的吃食会这么丰盛,是我先前没有预料到的。春生夏长,夏即大,立夏,不只是告诉人们夏天来了,也昭告天下,万物都在长大。岳母带给我们的只是夏菜中的一点点,更多的菜正与夏一起生长,待到深夏,食材会更为丰富,生活当然也会更为滋润。

夏天,是一个无限美好的季节!

家附近有一个卖手工水饺的小摊子,我平常并不太注意,有一回下班回家,看到生意极好,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人。

我驻足围观,看到老板在案板上撒把面粉,擀面杖在他手底转得飞快,面皮如白鸽扑棱着飞起又落下,馅料堆成小山丘,韭菜混着肉香往面皮里钻,手指头翻花捏出十八道褶,铁锅水滚三回,白胖饺子便浮了上来,捞起,盛入碗中,一气呵成。

老板是位瘦高老头,系着靛蓝围裙,面对这么多的客人,他依旧不急不慢,手工饺子做得慢条斯理。所有的饺子都是他现包现煮,正应上招牌的那句话:手工水饺,现包现煮。摊上的客人也是有说有笑,并没有听到任何催促“老板快些”的声音。夜晚的柳树,在月光下轻轻摇曳,柳树下的饺子摊,在欢声笑语中充斥着人间烟火气息。离开时,我望着这家饺子摊,有点疑惑。

直到某个加班的雨夜,路灯把柳树影子拉得老长,饺子摊的灯光在雨帘里晕开团团暖黄。我掀开帘子时带进一串水珠,正撞见老板蹲在角落剎馅,刀刀起落间火星子似的溅在青石板上。“这大晚上的,您咋还开张?”“总有人馋这口热乎的。”他抬头笑,眼角的皱纹里嵌着面粉,“现包的饺子能揣在怀里暖肚子,预制菜能暖到心窝里?”

这话让我想起城里林立的便利店,三分钟加热的料理包,连饺子褶都印着机器的刻板。而此刻柳树下,老板正把一盘饺子下进滚烫的热锅里,又见白胖饺子挨挨挤挤浮上来,老板麻利地捞起水饺,盛在盘中,又舀了一勺面汤盛进小碗里,“醋蒜都在小桌上,自取啊”,随着老板话音刚落,一盘饺子已经摆放在我的面前,我迫不及待地咬破皮儿,鲜汤直窜嗓子眼儿,这时,我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来这里吃饺子了。

从那次以后,我也成了这家饺子摊的常客,有时看到白领蹲在马扎上剥蒜,等饺子浮起时,连汤带水吸溜进肚,烫得直哈气,倒比外卖盒里整齐码放的速冻饺子更熨帖人心。如今,我们好像习惯了“预制”生活:便利店的三明治永远切成等份,外卖包装袋印着标准化笑容,短视频里三秒一个笑点像流水线产品。连情感都成了快捷键,节日祝福模板在群里群发,连吵架都套用热搜词条。那些被预制的阳光,像超市货架上的罐头,整齐却尝不出四季流转的滋味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,柳树下的饺子摊固执地守着三慢法则:慢揉面、慢剎馅、慢煮时光。当机械齿轮咬碎太多人间烟火,或许我们该庆幸,还有这样的角落容得下手作的温度。

□安徽六安涂多扬

无人驾驶车上的小魏

□南京徐廷华

去年年底地铁7号线运行,南湖站距离我家一步之遥,我出门方便至极,一改以往的等公交而坐地铁。反正条条地铁通“罗马”,纵横交错中只需在关键站点换乘一下,大大缩短了路上的时间。

一次,我坐在7号线第一节车厢,竟发现这条地铁线的列车是无人驾驶的。车头与车厢之间没有隔离板。一个年轻小伙子正襟危坐在“驾驶”椅上。列车启动时,不见他摆弄各种仪器、按钮,只见他一手握着对讲机,两眼聚精会神地目视前方。我透过车窗近距离看到这趟列车行驶的一路风景,着实让我开了眼界。原来长长的地铁隧道不是黑咕隆咚,也不是全程灯火通明,而是在轨道两侧有规律、有距离地闪烁着一盏盏白炽灯,转弯处还设有红色警示灯。列车的行驶像一首交响曲,由起始的慢板低沉,到行云流水,再进入高潮的激越奔放。列车离开一个站点,沿着弯弯曲曲的轨道前行,两侧白花花灯光因车速的加快连成了一条白线闪过。不一会,隐约感觉到前面一站的灯光倾泻进轨道,车速也缓慢下来,一块块广告牌映入眼帘,播音员的声音提示乘客做好下车准备,到站时,列车戛然而停,车门开处,乘客迅速上下。全程都是智能控制,井然有序,那个小伙子坐在那里似乎是个“摆设”,我有心想找个机会和他聊聊。

当我又一次坐在7号线第一节车厢时,恰巧又碰到那个小伙子。我索性在列车启动前与他聊起来。

“什么时候来的?”我问。

“7号线运行时调过来的,原来在2号线。”他说。

“无人驾驶习惯吗?”

“开始不适应,慢慢适应了。”他微笑着